



锡岭之春 范宗胜
北邙纪事 宋宏建
命根子 段新功 吴洪海
飘向塞北的胭脂香 高洪雷
时光的倒影 黑 马
在不确定中勉强承受 冉正万

大地文学

卷八

D A D I W E N X U E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土地协编



海洋出版社

大地文学

(卷 八)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文学. 第8卷/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
源作家协会编.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027 - 8193 - 4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当
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402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地文学（卷八）编委会

总 策 划：陈国栋

主 编：李约汉

执行主编：徐 峙

副 主 编：刘扬正

编 辑：周 洵 安 勇 尘 子

言 子 孟广友

目 录

深度纪实

锡岭之春	范宗胜(1)
------------	--------

小说麦田

北邙纪事	宋宏建(25)
风 情	言 子(61)
冯大年探亲	雷隆隆(67)
矿山小说二题	
舞蹈的矿灯/蝴蝶飞	陈 晔(80)

剧本看台

命根子(上)	段新功 吴洪海(84)
--------------	-------------

随笔天下

飘向塞北的胭脂香	高洪雷(118)
《南八仙遐思》背后的故事	闫天德(124)
沂河边	杨印武(126)
秋日情话	
——一个勘探队员对妻子的真情和思念	章校中(128)
父亲的遗产(外一篇)	夏林旺(136)

诗行大地

康平遗作	康平(139)
时光的倒影(组诗)	黑马(142)
带你去喀什(组诗)	江媛(144)
站在相思树的绿荫里	吴东升(146)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诗歌选	(148)

秋风吹故乡 张守刚/秋实图 胡红栓/今日天气:晴 邓艳叶/如
果你学会劈柴 王之峰/姿势 彭正荣/爆裂的石榴 黄鬼/小
麦黄熟的季节 卢守文/在西安遇大雪 剑熔/秋问 李喜照

评论言说

在不确定中勉强承受 ——读邹蓉《影子的陷阱》	冉正万(151)
---------------------------------	----------

【导读】

锡，在地壳中含量仅0.0002%左右，是全球最稀缺的矿种之一，探明的可开采资源储量仅为610万吨，全球年均生产精锡36万吨，全世界锡资源储量静态保证年限只有17年！我国锡矿资源储量为170万吨，年产13万吨精锡，静态保证年限也只有13年！

资源趋于枯竭的锡在现代国防、现代工业、尖端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已成为制约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矿产资源。

1999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地质大调查，锡矿的勘探成为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的《湖南千里山—骑田岭锡铅锌矿评价》项目，经由湖南省地调院、湘南地质勘察院数年实施，在骑田岭地区获得了找矿重大突破，为国家提交了近70万吨锡矿资源量，巩固了中国作为具有世界锡定价能力的产锡大国地位。

锡岭之春

范宗胜

2002年9月25日，《中国国土资源报》刊发的一条新闻引起了地质界、矿业界的关注：“经过湖南地质调查院等单位地质工作者的努力，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地质大调查项目——《湖南千里山—骑田岭锡铅锌矿评价》开花结果：新发现具超大型找矿潜力的芙蓉锡矿田，预测锡资源量70多万吨，预示着一个世界级锡资源基地将崛起于骑田岭上。”

英雄所见

1999年9月的一天，北京，秋阳高照，和风习习，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天竺的心里也吹起一阵阵和风。是日，国土资源部启动国土资源大调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实施其中的地质大调查。上任不久的叶天竺局长因此心绪难平——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的启动，对历经十年低谷期的地质工作来说，无异于一个春天的开始——这个

春天，必将孕育累累的硕果。

叶局长心中的和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河飘过，代表不同矿产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交相辉映，犹如斑斓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地。一抹阳光停留在南岭成矿带上，停留在这条多金属成矿带上名为骑田岭的一个勘探程度不高的区。多少年了，骑田岭简直成了一块心病，让他寝食难安。

——新中国成立前，李四光、黄汲清等老一辈地质专家在骑田岭南部一带开展过地质调查工作，根据区域对比把骑田岭岩体时代定为燕山早期，认为骑田岭地区找矿地质条件较好。

——1956年到1990年，湖南省地矿局湘南地质队、408队、区调队、物探队以及冶金、煤炭等部门，均对骑田岭做过区域地质调查，虽然发现了许多小矿，但总体结论是成矿条件好，但没有工业价值，或没有找矿前景。

——1996年，湘南地质勘察院自投资金在骑田岭开展地质找矿工作，于1998年取得突破，先后在蔡背岭、麻子坪、白腊水等三个矿区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锡矿脉30多条，预测锡资源量30万吨。

这是骑田岭的全部，还是一角？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骑田岭，到了彻底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

时隔几日，数千里之外的湘南沐浴在霏霏细雨之中，雨中的骑田岭如水墨画朦胧而秀美。这幅画面在湖南省地质工作者的脑海中不断地绵延起伏，或清晰或绰约。湘南地质勘察院总工廖兴钰、主任工程师魏绍六、老工程师陈民苏、地调所所长黄革非、骑田岭矿区负责人许以明等梳理着骑田岭的地质资料，论证、斟酌着申报地质大调查项目的可行性。

骑田岭让湘南的地质工作者们品尝了太多甘苦和无奈。

几十年间，多少地质工作者在骑田岭展开了一次又一次地质工作，最终是“只见星星，不见月亮”——星星点点的小矿找了不少，就是找不到大矿、富矿。

1996年，湘南地质勘察院自筹十万元，在骑田岭开了块“自留地”，由许以明带队开展工作。他们对过去形成的《郴桂地区铅锌金银矿中比例成矿预测》、《1:5万永春—宜章幅区调报告》等地质资料综合分析，逐步摸索到了骑田岭锡矿的成矿规律，总结出了“大岩体中小岩体成矿”思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基层的地质工作者和远在北京的高层领导不谋而合——最终，湘南地质勘察院决定申报骑田岭锡多金属矿评价为地质大调查项目。

在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地质大调查项目论证会上，各方专家对骑田岭项目产生了不同意见。局副总工车勤建认为，按照上级要求，要在骑田岭找到40万吨以上的锡矿，这是申报地质大调查项目的底线。湘南地质勘察院的总工廖兴钰、主任工程师魏绍六则认为，根据掌握的情况，骑田岭的锡矿应该在25万吨左右，要尊重科学，不能贸然“虚”报。车总闻言有些不悦，说道：谁不尊重科学了？上级提出40万吨的目标是在综合分析各方资料的基础上斟酌出来的，不是空穴来风。廖工、魏工从骑田岭的地质、构造及锡矿成矿规律等方面分析论述自己的观点；车总则从整个南岭成矿带的地质特征、成矿类型等阐述骑田岭找矿方向的正确性和探索的必要性。

会议为此讨论了很久，最后敲定，就按 40 万吨至 50 万吨的目标申报，打开思路，骑田岭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10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南京召开地质大调查项目设计审查会，湖南省地勘局总工、新组建的地调院院长车勤建亲赴南京，汇报骑田岭锡矿找矿情况及评价总体设计。以常印佛为组长的专家组审查了骑田岭的立项报告，经过研究论证，认为骑田岭有找矿前景，集中力量开展工作会取得突破。

这次审查会上，《湖南千里山—骑田岭锡铅锌矿评价》被列为地质大调查项目，承担单位为湖南省地调院，实施单位为湘南地质勘察院。

项目目标清晰明确，为骑田岭的找矿突破锁定了方向：

1. 以骑田岭芙蓉矿田及其外围的锡矿调查评价为重点，大致查明千里山—骑田岭地区锡铅锌矿的分布、规模及资源远景，实现区位、类型、规模上的重大突破。

2. 开展骑田岭东南部及矿田南部隐伏岩体及成矿条件的研究与调查，寻找新的找矿靶区，同时兼顾区内岩控型铅锌银矿的调查。

3. 预期成果：提交资源量为锡 50 万吨、铅锌 100 万吨、银 1000 吨；发现矿产地 6 处。

排兵布阵

在地质大调查启动的同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组建六大区项目办，意在确保包括地质大调查在内的各种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的顺利开展。

1999 年 10 月，王方国由西南冶金局调入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负责筹建中南项目办公室。王方国很快完成了筹建工作，并把骑田岭项目作为第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组织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对湖南省地调院和湘南地质勘察院制定的设计方案提出指导性意见。

2000 年 3 月，王方国调到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潘仲芳接任中南项目办主任。在此之前，潘仲芳历任湖南省地矿局 418 地质队的副总工程师、副队长兼地勘院院长、总工、党委书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潘仲芳就多次到南岭地区从事区调、矿产勘查等工作，对南岭的地质情况比较熟悉，对骑田岭的地质资料有所接触。骑田岭锡矿评价被列为地质大调查项目，他极力支持。

围绕骑田岭的找矿工作，潘仲芳和项目办的技术人员与湖南省地勘局、湘南院的地质工作者一起研究了地质资料，在靶区优选、组织实施、科技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筛选敲定重点靶区。他期待着骑田岭的奇迹出现。

至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完成了确保包括骑田岭项目在内的大地调工作顺利进行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湖南省地矿局把中国地质调查局批准的“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列为局“五大工程”之首。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永南在会议上多次强调，地质大调查工作是我们的优势、品牌和形象，是我们的立业之本，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运用新理

论和新技术,高质量,严要求,努力探索,在地质找矿上取得新发现、新突破。

湖南省地勘局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讨论,对骑田岭锡矿评价项目提出指导性意见:在南岭这样研究和勘查程度高的地区,实现新一轮找矿突破的关键是理论创新和提出合理的集成技术方法组合,主攻深部隐伏矿体。

1999年10月,郴州市区的湘南地质勘察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讨论,湘南院拿出了骑田岭项目的人员名单和初步工作方案:地调所所长黄革非担任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骑田岭项目;许以明担任骑田岭矿区分队长,全面负责骑田岭的野外工作,兼任骑田岭的白腊水矿区负责人;侯茂松担任副分队长,兼任山门口矿区负责人。

这时的湘南,梅雨季节刚开头,阴雨一天接着一天,根本无法出野外开展工作,项目资金也暂时没到位。湘南院的地质工作者等不及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大项目,谁也不愿意窝在家里等雨停;湖南省地矿局的领导等不及了,骑田岭是湖南局属地化后接到的第一个国家项目,虽然这个项目不是通过地矿局安排的,但他们坚定地认为,地质找矿责无旁贷。湖南省地矿局决定给骑田岭项目垫付资金,要求湘南院尽早开展工作。

湘南院的地质儿郎毫不迟疑地投入工作:一方面,对现有资料进行研究,搞二次开发,提取遥感找矿信息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冒雨开赴骑田岭白腊水矿区,开展地质填图、民窿调查、选定孔位、物化探剖面测量及少量浅表工程揭露等工作;与此同时,着手编制《湖南千里山—骑田岭锡铅锌矿评价总体设计》。

梅雨季中的湘南院忙碌并快乐着,处处充满生机,骑田岭项目让全院职工沉浸在精神阳光的沐浴之中,就像珍如生命的宝贝失而复得一般。

的确,地质找矿让地质人视如生命和灵魂,只是许多年来地质工作一直徘徊在低谷,没有多少任务可做,湘南院的地质人像丢了魂一样茫然。地质大调查的启动让他们在骑田岭找回了自己的魂。

风雨骑田

2000年5月,梅雨季节终于在一轮朝阳喷薄而出中宣告结束。

终于进山了,终于可以好好干一仗了。大家像被闷在梅雨编织的牢笼里好几个世纪一样,一旦走出来,就遏制不住久憋心间的豪气,不知疲倦地狂奔。

作为“前军”指挥官的许以明果断排兵布阵,带领物、化、测等技术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骑田岭摆开了战场,以芙蓉矿田为重点,围绕东坡、新田岭、香花岭、瑶岗仙、坪宝、白云仙等地区,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的“3S”技术,采用信息提取、物化探扫面及异常查证、地质填图、老窿调查、浅表工程揭露等方法手段,对矿区进行系统追索与控制。

骑田岭工作区地势陡峻,“V”形谷发育,海拔标高多在1000米以上,气候多变。6月底某日,许以明和三个同事一早就出门,到麻子坪一带去踏勘。早上天气很好,他

们决定像往常一样，带着干粮，中午在山上用餐，争取用一天时间把那一片拿下来。

那天太阳很大，他们走了没多久就个个汗流浹背，衣服被汗水湿透了。

没过一会儿，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条件反射般往前冲，想找个躲雨的地方。可是跑了很远的路，还是没有人家，也没有可躲雨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在雨中行走。

“这雨是想给咱们冲个凉，同志们慢慢享受吧！”正在抱怨的同事听许以明这么一说，“扑哧”笑出声来，心里不快烟消云散。

骑田岭的天像孩子的脸。这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十几分钟后，雨就停了。

太阳又出来了，原本湿漉漉的衣服很快就干了。满是雨水的山野被太阳一晒，变成了蒸笼，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刚晒干的衣服又被汗水湿透了。

“许头，能不能从项目上抠些钱把这军用胶鞋换换，刚才下雨鞋里灌水，现在天晴脚在鞋里打滑。咱搞地质的也该穿穿登山鞋了，那才正宗！”

“咱这不是没办法么？单位日子紧呀。项目上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咱先当巧妇吧！以后有效益了，别说登山鞋了，我连这身迷彩服都给你们换掉，让弟兄一出门，看着就是地质队员，而不像现在这样，说军人不军人，说民工不民工的。”

这时，许以明突然想起了妻子和孩子。自打妻子嫁给自个儿后，既没过过好日子，也没有闲下来过。妻子下岗后，本来不宽裕的日子就更紧张了，再加上双方老人需要照顾，妻子如果不白天黑夜连轴转，哪里应付得过来？而没见过几面的孩子从来当自己是陌生人，一见就跑。

想到这里，许以明又想笑又心疼又心酸，忍不住叹了口气。

身边的同事闻声扭过头问，咋啦，许头，为刚才的承诺后悔了？

许以明笑了笑，你个蹄子，谁后悔了？

随后，他大声对队友们说，只要把骑田岭搞定，我个人出钱，请你们大醉三天！

大家闻言立刻兴奋起来，憧憬着功成名就的日子，脚下轻快了许多。到了目的地，干完一个阶段的工作后已过了午饭的点，他们便将就着吃点干粮充饥。用完餐，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快晾干了，继续投入工作。

没干多久，老天又下起了雨。因为没有避雨的地方，他们“任尔风雨飘摇，我自埋头作业”。

“以明，咱也没欠老天爷钱，这雨咋追着不放呢？”一位同事说。

“毛主席说过，咱干地质的就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山斗，其乐无穷！”许以明笑呵呵地篡改了伟人的名言，却激起了大家的豪情。

说完，许以明就边干活边哼唱起成龙的《男儿当自强》，铿锵的旋律在淅淅沥沥的雨中尽显豪迈。

事隔多年，2010年元月，笔者在湘南院采访时，看到他们都穿着很牛气的墨绿色登山鞋。有人告诉我，骑田岭项目结束后，许以明真请大家喝了顿酒，不胜酒力的他那次喝得大醉，不停地哼唱《勘探队之歌》，后睡了一夜一天。这是后话。

对于地质人来说，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踏勘是艰苦的，但最难熬的还是寂寞。空闲的时候，队员们在一起胡咧咧，说说笑笑侃大山，就成了治疗寂寞最好的方法。几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时还真能弄出一些好段子。喜欢文学的许以明有时就想，等有空了，要提笔写写这帮兄弟们，肯定能写出一本书。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许以明和队友们在麻子坪黑山里段发现了云英岩蚀变体，认为有希望找到锡矿，便投入了一些槽探、洞探工作量，结果却不理想。

与此同时，设在奇古岭的两个钻孔也不顺利，一个孔见矿，一个没见矿。

这可是他们在骑田岭的首战啊！这场战斗的失利，让许以明和同他持同样观点的领导及同事又一次遭受挫折。

许以明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夜晚，他彻夜未眠。工作中的难题、各方的非议、领导们的期待和往事交织在脑海里，撕咬着他的神经。

许以明清楚地记着第一次征服骑田岭时的情景。

1990年从成都地院毕业后分配到湘南地勘院，许以明就在南岭腹地搞地质普查，对骑田岭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大家被前人的结论所禁锢，只做了些基础性工作，没有什么突破和发现。

1996年，湘南院安排许以明带领三人再上骑田岭，以跑面不跑点的工作原则，对骑田岭找矿前景作出新评价。当时的主任工程师魏绍六对前人的工作成果进行了详尽分析，提出了几个疑点，重点强调“以往矿产地质工作仅局限于单矿点、单矿种，没有注重矿床规律与成矿系列的研究和矿产资源的综合评价”这个问题，提醒许以明要善于探索，敢于打破前人的观点和看似固若金汤的结论。

1997年，当他的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许以明正在骑田岭的白腊水矿区一处裸露的断裂带前，苦思冥想眼前的花岗岩体和岩体中含矿断层的关系。

接到孩子出生的消息，他次日早起搭乘唯一发往郴州市的公共汽车赶回家中。当许以明兴高采烈地跳上楼冲进家门时，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他永远记得当时妻子那张瞬间变换的脸，先是一震，而后，委屈迅速占据整个脸庞，眼角流出了泪水，但泪水还没来得及泛滥就戛然而止。她看到了丈夫更加黑瘦的脸庞上也流着泪。丈夫原本很白净的呀。她满肚子委屈一下子就被击溃了，一把拽过许以明说：“快来看看，孩子像你不？”

在家待了两天，许以明就急不可耐地返回了骑田岭，因为那里有一个让他更在意的“孩子”尚在胎中。离家的时候，妻子体贴地说：“别太拼命，要注意休息，咱一家老小可都指望你呢。”

路上，许以明脑子里一会儿是在襁褓中熟睡的孩子，一会是骑田岭花岗岩体中的那个断层。这两个景象让冥冥之中的许以明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一边的岩体是母岩，一边的岩体是裹着孩子的襁褓。

回到矿区后，许以明带着队友们对这个设想进行大胆求证。他尽力克制不去想远在家中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把初为人父的幸福感藏在心里，用工作转移注意力；瘦小的身体像装上发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山岭中。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他们终于取得成果：初步认识到骑田岭的花岗岩体不是一次形成的，有围岩和母岩之分，而矿藏就在不同时代形成的岩体之间，初步形成了“大岩体中小岩体成矿”的认识，使骑田岭的地质找矿取得了前无古人的突破。

也正是这个突破，让地质界对骑田岭有了新的认识，让叶天竺局长把骑田岭这个“小字辈”深深地刻在了心里，让骑田岭成了地质大调查项目。

可是现在，被许以明征服过的骑田岭却打了他一个回马枪，给他一个下马威。许多同事因此失去了信心，大家甚至私下议论，许以明的观点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

许以明再次站在风口浪尖上。

他面对的，已经不仅是推翻前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超越自己，否则，新突破无从谈起，他将就此失败，队友们的辛勤付出毫无价值。

曾被一些专家和权威所断言的“花岗岩大岩体分布区没有大锡矿”之说，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同。即使现在，参与骑田岭项目的部分领导和同事仍然认同这个观点，这是许以明面前最大的坎。许以明明白，这是一场现代与传统、新生与权威、创新思维与固有模式的较量，只是这个较量中的双方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矛盾心态和摇摆不定的理念上，而不仅仅是两个对立派。地质工作是体力与智力结合很紧密的工作，在前人已经定论的区域寻求新的突破，心理上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怀疑和被怀疑、固守和推翻、坚持和放弃的拉锯战。

这有点狭路相逢的意味，只不过，双方都是“红军”，都举着“尊重地质规律，实现找矿突破”这面大旗。

在这面大旗之下，每一个地质工作者都在用勇气反叛或者维护自己的观点。

许以明是高举旗帜的反叛者。他很明白，自己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为实现和前人共同的理想而反叛的，这种反叛是真正的继承。既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该超越前人。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前人和他们的成果。

许以明被一种壮烈情怀感染着，他告诉自己，不能就此摔倒，必须迈过这道坎。他坚信只要走下去，定会绝处逢生。

一夜未眠的许以明早早起了床，摊开一大堆地质资料，满是血丝的眼睛不知疲倦地盯着上面的曲线数据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脑海中不断上演矿藏形成的各种可能。

他不是孤军作战。湘南院总工廖兴钰、副总工魏绍六、地调所所长黄革非坚定地支持他，和他一起分析原因。他们有个共同的想法：这是国家项目，无论哪方面出问题都不好交代，即使错了也要搞清错在哪里，为今后的工作留下有益借鉴。

许以明和地调所所长、项目负责人黄革非带领项目组成员，结合各方面资料，展开紧张的分析研究。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以确凿的理论数据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使这场战役反败为胜。

就在许以明打算放松一下好好睡一觉的时候，另一道坎又横在了他面前。

湘南院的一台钻机搬迁时，因机体太大，必须从一块没有作物的田地路过。钻机还没安装好，一位老者带着一群老乡找到了机场，说是柴油流到了庄稼地里，要2000元赔偿金，不然，就断路封路。机长和老乡谈，说我们的找矿工作会给老百姓带来福音的，这里要是打出矿了，你们都会发财的。好话说尽了，道理说透了，怎么也谈不下去。老乡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我的土地有法律保护，不给钱就封路。

价钱谈不下来，工作被迫停顿，机长只好找到分队长许以明。

许以明眉头紧锁。就在两天前，一个地质员在采样时也被村民阻拦，说是破坏了

他们的风水，言外之意还是要钱，几次交涉未果。向局、队领导汇报后，两级老总无可奈何地指示，实在不行就花钱采样，无论如何不能耽误进度，不能耽误地质大调查工作。

现在，又遇到类似问题，许以明心里有种忍不住的烦躁。这些地质汉子不怕与天斗与地斗，就怕与人斗，在这方面他们毫无优势可言。

可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去解决。在金钱和地质找矿之间，老百姓会选择眼前利益，而他任何时候只能以地质找矿为重。

许以明打听到老人的儿子是永春乡领导，认为当干部的素质高，应该懂道理，就和副分队长侯茂松赶到永春乡找那位领导说情。没想到，那位领导托词不见。许以明和侯茂松就蹲在乡政府门口守株待兔，终于见到了。

可结果让他们很失望：对方只降了一二百块钱。后来，许以明专程到现场看，在那块地里怎么也找不到柴油的踪迹。钻工们说，这个亏我们以前经常吃，所以很小心，当时只滴了几滴机体里残留的油，对田地造不成什么损害。“这事可真窝囊，当咱是冤大头，雁过拔毛！”

“不都说给国家找矿么，咋就这么一大堆麻烦？”

……

队伍的抱怨声此起彼伏，许以明焦头烂额。但他知道，再大的阻力也要克服，我们干的是国家项目，是在为国家寻找战略资源。光凭这一点，地质人就不能后退。

“弟兄们，为了早日拿下骑田岭项目，别说哑巴亏，就是山摇地动，咱们也要挺住！”

重整旗鼓

2000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天竺率检查组到郴州，检查考核骑田岭项目进展情况。

骑田岭项目开展以来，叶天竺时刻关注着湘南。如果这个地方取得突破，最终能够完成既定任务，那50万吨锡的意义会远远超过其本身。当时，中国的一些矿种已难以满足经济建设需要，进口量越来越大，为此，国家在国际矿业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妙。矿产资源受制于人，将引起连锁反应，使国家的国际贸易乃至国际政治地位逐渐失去分量。而锡，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国际话语权的矿种之一，如果发现一个50多万吨的锡矿床，将明显增加我国在国际矿业市场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这次地质大调查中，骑田岭是唯一的“锡”项目。

然而，这位地质大调查的掌门人初到湘南却有些失望。

当时，骑田岭项目刚刚起步，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都给野外作业造成重重困难，进度一再受阻，许多工作还没结果。检查组在湘南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听取汇报后，批评湘南院“管理不到位，工作不够紧凑，进度太慢，时间过半了，任务还没过半”。甚至有人质疑，骑田岭到底有没有矿？是不是谎报军情？

会议室的气氛一时紧张而沉闷。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领导们着急呀！国家投入这么多钱搞地质大调查，说明矿产资源已经成了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瓶颈，要是不尽快地出成果，势必严重影响未来五到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湘南院的地质工作者的确委屈：项目批下来的时候已经十一月了，刚好是梅雨季节，这场雨一直下到今年五月，工作刚铺开，钻机刚上山，任务怎么能过半？

这时，廖总已经退休，新任总工魏绍六向检查组解释了原因，说明了湘南的气候条件对野外地质工作的影响，就钻孔没见矿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这是第一步，有个验证过程，后面的钻孔选点设计会根据这个钻孔的情况调整，而来自老百姓的阻挠，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解决，“相信下半年一定会取得成果”。

检查组对魏总的解释比较满意，也充分理解一线作业受梅雨影响和地方百姓设置障碍的苦衷，但仍然客观地指出了管理上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临近散会，叶天竺局长对湖南省地矿局副总工蒋中和说：下半年再做不好，我打你的屁股。蒋中和转过脸对湘南院总工魏绍六说：领导打我的屁股，我就打你的屁股。魏总对身边的许以明说：听到没？后半年的工作再做不好，我打你的屁股。

许以明克制不住，笑出声来。

原本被紧张气氛笼罩的会议，被这几句半真半假的玩笑冲得轻松了许多。这几句玩笑话在几级老总之间传递，道出了他们兄弟般的情谊，也道出了他们对骑田岭项目尽早取得突破的期待和渴望。

开完汇报会后，检查组到骑田岭考察，真正体验到骑田岭的艰苦。这些一线的地质工作者多数租住在阴暗潮湿的老乡家，一些小组甚至住在羊圈里，检查组的领导和专家们不禁动了恻隐之心，除了询问工作情况，更多地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有个地质院校的专家由衷地佩服一线同行，好奇地问白腊水矿区麻子坪区段长黎传标：你们月收入是否超过了三千元？黎传标和队友们有些脸红，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那时候，包括野外津贴，一线地质队员的月工资只有六百多元。

黎传标如实回答。他说，现在，有活干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有这个骑田岭项目，我们不用下岗，不用到处打工，不用担心辛苦工作后被拖欠工资。

那几年，由于地质工作不景气，许多地质队员到外地打工养家糊口，黎传标也于1993年、1995年两度到广州打工，尝尽了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苦头。现在，他们回到单位，来到骑田岭，工资已成其次，他们在乎的是又重新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虽然这舞台下没有多少观众，没有多少掌声，但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群体，回到了自己的事业里，心里踏实。

离开骑田岭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天竺、副局长兼总工张洪涛等同一线队员握手告别，动情而真诚地说：你们辛苦了，请保重身体，搞好工作，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检查组一走，湘南院立即召开会议，根据检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骑田岭项目的管理措施，并决定充实野外一线的技术力量，由原先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人。

时任湘南院地调所所长的黄革非为此到骑田岭矿区住了半个多月。检查组来队检

查时，省地勘局主管地勘工作的副局长李金冬对他说：你要拿出具体措施，把项目搞上去。黄革非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明白骑田岭项目在局里的分量，更明白自己的责任。

黄革非出生于湖南娄底，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湖南省地质学校，后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继续进修，读了本科和研究生。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这些阅历使得他既有办事有条不紊的冷静，又有把事办成办好的热情。

这次上骑田岭，他的目的是让骑田岭项目人员到位、管理到位、措施到位。对骑田岭，黄革非很熟悉。1988年他就上骑田岭搞过普查，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正好在山上，因此，对骑田岭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着骑田岭。正因为这种爱，他对骑田岭有些失望——在这个看似充满希望之地，当年他也曾给出过没有找矿前景的结论。

现在好了，骑田岭被立为地质大调查项目，他可以重新审视这片葱茏青翠的山峦了，就像重新审视因出野外时间过久而有些陌生的女儿。也许，说成是对手更合适些，骑田岭是守方，地质工作者是攻方，这次大调查就是一次决战，谁输谁赢将见分晓。

两个多星期，黄革非辗转于骑田岭矿区各个作业点和作业组。按照新定的方案，把整个项目按矿脉分成几个区段，段里设大组，大组下分设填图、物化探、槽探坑探、钻探等专业组，完善细化组织机构，把人员调配到位。同时，详细传达和安排调整后的管理措施和工作部署，明确了各组职责。

这种部署和建制就像行军打仗的部队，战斗在一线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该朝哪个方向冲。

与此同时，返回北京的叶天竺也就骑田岭项目作了新部署，安排中国地科院资源所、一些地质院校、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大大加快对骑田岭地质找矿的科研力度和进度，为一线的地质工作者提供有效的科研成果和理论指导，早日取得大突破，拿下骑田岭。

从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到一线地质工作者，从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大中院校到基层地勘单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围绕骑田岭地质找矿发动了强大攻势。

山野铁军

骑田岭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夏季炎热，最高气温 38°C ，冬季寒冷，时有冰冻，最低气温为 -10°C ，年平均气温 17.7°C ；春夏雨水较多，年降雨量在1187.3毫米~2247.8毫米之间。

这种气候催生一大特征：潮湿。

因此，骑田岭的老乡们家家酿米酒用于防寒防潮。

地质队员们进驻骑田岭后，也开始喝米酒，不过，他们多在晚餐时喝。这时，劳累了一天，喝口米酒一可以解乏，二睡觉时靠酒劲在身体里热乎着，可以防寒防潮，防止关节病。即使夏天，在骑田岭晚上睡觉也要盖棉被，只是棉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暖和，潮乎乎的。无论区调、填图、测量、物化探，哪个组都是早出晚归，多数时

候他们不敢在出工前贸然晾晒被子，因为骑田岭的雨说来就来，真把被子淋湿了，可不是一天两天能晒干的。即使间或有个空闲晾晒了被子，用不了三五天，棉被会继续反潮，时间再长点，棉被就湿漉漉的了，似乎可以抓出一把水来。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地质工作者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不断地挑战着更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芙蓉乡有座大白山，山下有村庄，山腰有羊圈，大白山项目组组长龚述清带着组员到这座山上填图。为节约时间，他们决定住到羊圈去。

羊圈是用竹子建造的二层小楼，一楼住羊，二楼住人，中间的地板也是竹子扎起来的，缝隙很多，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羊头攒动。牧羊人不住羊圈，住在羊圈旁单独的小屋里，那里没有羊膻味。好在是夏天，住在四处透风的羊圈里不用担心御寒问题。

龚述清和队友们天一亮就起床出发，午饭在山上吃随身带的干粮，工作到五六点就要赶回羊圈吃晚饭。山里的天黑得早，迟了就要走夜路。羊圈没有电，晚上点煤油灯照亮。煤油灯光线太暗，难以完成填图、计算这些精细活，只能在次日或第三天专门整理资料。每天收工回来，他们在煤油灯下吃了晚饭，拉呱几句家常话或工作上的事，就吹灯睡觉。那段时间，他们就这样在羊膻中入睡，在羊叫声中起床。

牧羊人和他们日渐熟悉起来，时不时送些祛风湿的药材给他们，要是赶上有羊滚了坡受了伤，宰杀后也会送些羊肉。两方关系处得很好，亲兄弟一样。有一次，牧羊人实在憋不住了，说了对他们的看法：你们跑地质的天天要跑那么多山路，赶兔子似的，我放羊的时候溜溜达达，像鸭子散步，你们的活比我还苦。

龚述清他们在羊圈里住了一个月，回到分队部后好长一段时间晚上都睡不踏实，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学羊叫“咩咩，咩咩”——没有透着热气的羊膻味，没有羊的叫声和骚动，竟还有点不适应。

与羊圈生活比较，挂吊床的露宿方式则显得简单而浪漫。为了突击完成黑山里一带的地质填图和矿点调查，许以明、侯茂松、王方有、雷纯超、王方有、刘阳生一行五人带着毛巾被、吊床、海带、干鱼、大米、提锅、炒锅等“游击”行装，步行数十里，扎进一个树高林密的深山老林。

这是一段典型的游击生活。他们结树吊床，石头垒灶，拾柴烧火，山沟取水。两人一组或单独行动，早出晚归，跑面选点。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回来轮流做饭，饭后，往两树之间的吊床上一躺，天当房、树当床，睁眼满天星光，侧耳一树风声，也算小有情致。但林子里蚊子多，又大又毒，再有情致的人也被咬得痛苦不堪。山里风大，蚊帐是挂不起来的，大家只好用毛巾被把身子裹严了，用衣服把脑袋一盖，阻挡着蚊子的袭击。即使这样，蚊子还是在他们稍有松懈时强行进攻，叮得他们苦不堪言。

蚊子的攻击再凶再猛也是小打小闹，最让他们后怕的是一次山洪。那天，许以明和雷纯超一组沿山沟踏勘，中途下起了大雨，他们没在意，像往常一样冒雨前行，照常工作。时间不长，一种沉闷而奇怪的声音传来。两个人一愣，马上条件反射地大喊：山洪！赶紧朝山坡上跑。就在他们爬上山坡的一瞬间，夹杂着石头、枯枝、泥沙的山洪轰然而至。两个人爬到山腰，紧紧地靠在一棵树上，唯恐脚下一滑掉入洪流之中。稍微定神后，他们感到手掌发凉、胳膊发硬，这才发现，手里还紧紧攥着地质锤。